

唱着生活的 男孩

江东璞玉◎著

孩的车子在他母亲的推动下，从眼镜的眼皮底下很从容地向前走了。母子俩看都没有看一眼眼镜，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唱着生活的 男孩

江东璞玉◎著

孩子的车子在他母亲的推动下，从眼镜的眼皮底下很从容地向前走了。母子俩看都没有看一眼眼镜，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唱着生活的男孩/江东璞玉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 - 7 - 80240 - 648 - 3

I. ①唱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4661 号

书 名: 唱着生活的男孩

作 者: 江东璞玉

责任编辑: 范 钧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4060749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编 100125

印 刷: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2

字 数: 13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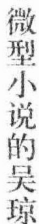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2.80 元

序：微型小说的吴琼

对于吴琼这个名字或许你有点陌生，但提起江东璞玉这个名字，微型小说作者和读者并不感到陌生。近年来，只要翻开全国各地的报刊，经常看到江东璞玉的作品。其实，江东璞玉是网名，也是吴琼的笔名。我和他的认识虽然时间不长，尽管没有很深的交往，因都是喜欢文字的同道，彼此没有当外人，在网上“打得”火热。吴琼是带着他创作的微型小说走进我的视野的。

生活中的美并不缺乏，缺乏的是发现。吴琼，一个从农村中走来、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的汉子，在深入感受了改革开放过程中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之后，用敏锐的眼睛发现了生活之美。他把对生活的深刻思考沉淀在一篇篇微型小说里，以现实主义手法形象地展示了现实中的种种现象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平民化的题材、平民化的思想、平民化的语言、平民化的视角，是吴琼微型小说的突出特点，也是广大读者喜欢阅读的最大原因。

世界是广阔的，但在吴琼的视野中，他特意把镜头对准了乡村等底层小人物。从生活中来，到生活中去，在一来一去的过程中，作者心中的一个个故事油然而生，而一个个可赞、可贬、可泣、可怀的主人翁便跃然纸上，他们的命运、烦恼、喜悦、忧伤，被作者的镜头有意地拉深或缩短，屡屡牵动读者的情感和思想细胞，发人深醒，引人思考。如：惠子（《才女惠子》）把文学当事业，因为痴迷诗歌把家务都给“荒芜”了，没有尽到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，男人黎明因此跟她离了婚。吃一堑，长一智。惠子再婚后，不再写诗了，醉心于家务，决心尽到贤妻良母的责任。却不料，男人受不了她的平



庸，又要跟她离婚；《一碗羊肉泡》“里”的“女人”，为了脸面，为了给公婆生个后代，仅用一碗羊肉泡就把自己“出卖”了；《爷孙卖药》里，爷爷和孙子两个人，一个善良，一个狡诈，性格鲜明，对比强烈；《账房先生》里的吴先生，从村长儿子结婚，村民老贾忘了随礼这件事上，他正直无私的人格跃然纸上……在这些人物身上，不，或者说就在我们身上，每天发生的一件件司空见惯的小事，在作者的高倍显微镜下，就有了不同的意义：光明与黑暗、善良与丑恶、进步与落后、传统与现代充分显现，人性的真善美得到张扬、假恶丑受到鞭挞。作者的爱与敬，让人回肠荡气；作者的哀与怒，令人痛定思痛。

与追求洋味与另类相比，吴琼的创作技法也是很“平民”的。

吴琼在谋篇布局上熟练运用了欧亨利式的结尾，在进行了大量的铺陈之后，故事往往戛然而止，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结局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喜剧色彩。这充满黑色幽默的情节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没有见过，也许这更接近生活的本源，更能被读者接受和认可。铺垫、解扣这些东西，吴琼将它们浑然一体了，又将它们的特长充分发挥了出来。吴琼的铺垫浓墨重彩的，自然而又流畅，含蓄而又合理。铺垫之后的解“扣”突如其来，又合情顺意。解“扣”之后又峰峦再起，留给人们一个思索的空间。以《爷孙卖药》为例，爷爷擅长中医，每个病人每次开三服药，病人要三天才好。孙子诊治以西医为主，一般情况下，打一针或者是开两天的西药就好了。时间久了，病人都到孙子那里去看，花钱少，见效快。读到这里，或许你对“爷爷”有看法。这时，非典来了，情况陡变：孙子把板蓝根“囤积居奇”卖高价钱，爷爷自己熬制的“板蓝根汤”一毛钱一碗！孙子的见利忘义，爷爷的厚道良善，顿时跃然纸上。

微型小说本来的容量是有限的，但吴琼却让一个个人物形象呼之欲出，其中的一个技法就是“细节”，没有加什么作料。《一里一里的阳光》中的“少年”，“少年走了一里地，过了清冽冽的小河，那柔柔的水从小腿上滑过的感觉像小鱼的嘴啃了一下，痒痒的，很舒服。”“金色的阳光也洒在少年的身上，少年甩开袖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，抖落了阳光的珠子。”……细节的形象就是人物的形象，细节的真实就是人物的真实。

微型小说是“平民小说”，有自己的语言方式。吴琼自然运用了平民语

言，带着“土味”，娓娓道来，如果仅限于此，那吴琼就不是吴琼了，他那朴实的笔在朴实的流动中，不时地幽上一默，并且在朴实的叙述中不时地幽上一默，像平静流淌的河流中不时泛起几串涟漪，使人在笑容的背后挂上了几滴晶莹的泪花。

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，吴琼的微型小说所揭示的丰富内涵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她是美的，因为她被作者在厚重的生活土壤中所发现，与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”的艺术标准相吻合。

侯发山，男，河南省巩义市人。巩义市作家协会秘书长。巩义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。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有500多篇小说被《小说界》、《北京文学》、《飞天》、《四川文学》、《时代文学》、《青春》、《延河》、《莽原》、《厦门文学》、《天津文学》、《山东文学》等近百家刊物发表，有多篇被《小说选刊》、《小说精选》、《读者》、《意林》、《青年文摘》、《青年博览》、《特别关注》、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微型小说选刊》等刊物转载。《手机》、《心锁》连获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第五、六届一等奖；三次获郑州市“五个一工程”作品入选奖。出版专著五部；有多部作品被搬上荧屏。现兼任《幽默讽刺精短小说》副主编。

侯发山



目 录

第一辑 人生百味

作家是个鸟	3
感谢蚊子	5
才女惠子	8
你以为你是谁	10
小城名脸	13
小城名腿	15
苏盛的冰箱	17
好朋友	20
同 学	23
杨可是	25
作家鱼得水	27
一条自由飞翔的鱼	29

第二辑 红尘男女

浇 花	33
我想让你拥抱我	35





下辈子不能在一起	37
知心聚	40
花 瓶	43
张 梅	45
八月十五月儿圆	47
强子和麦子的故事	49
枇杷熟了	52
远逝的纸鸢	54
花期已过	57
理 由	59
打工归来	61

第三辑 往事如烟

蓝	65
永远的玉娥姐	67
做生意的社教	69
看电影	71
保 印	73
一里一里的阳光	75
那儿,有一片桃林	77
童 话	80
一辆自行车	82
红 颜	84
北山王	86

第四辑 人间纯情

父亲的大学梦	91
1983 年的雨鞋	93
姿 势	95

师 徒	97
怀念狼	99
父亲病了	101
不 卖	104
寻找杨小羊	107
指 印	109
生活处处有阳光	111
撵走和撵不走的	113

第五辑 田野风情

一 生	117
爷孙卖药	120
账房先生	122
大总管	124
演丑旦的男人	127
莲 花	129
打工去	132
春节前夕	134
乡场上	136
我和麻山的三次见面	138

第六辑 世态万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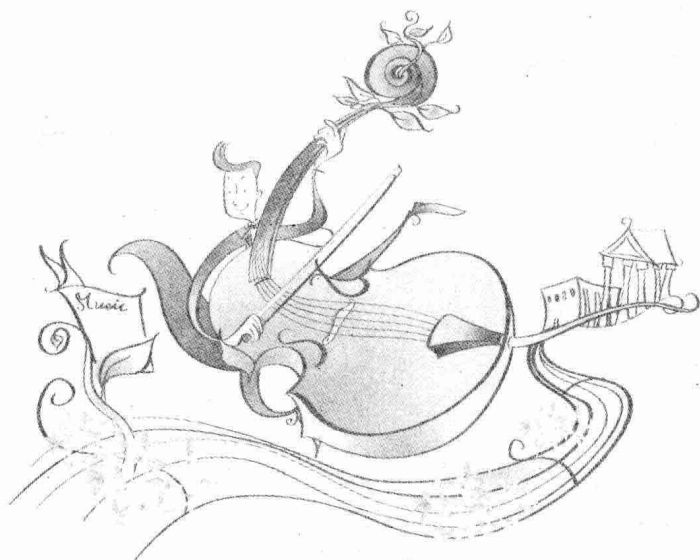
你活的累不累	143
离 婚	146
女模特与流浪汉	148
欲望树	151
鹿 鸣	153
布袋子	155
仇恨的种子	157



生 意	159
车上车下	161
断 指	163
小巷名人	165
是谁偷了我	168
所 长	171
如履薄冰	173
皮 袄	175
唱着生活的男孩	177
后记:《江东璞玉微型小说印象》(薛兆平)	179

第一辑

人生百味



※ 作家是个鸟 ※

王小毛是个业余作家。他的业是什么呢？是卖鞋。王小毛在县城开了一家鞋店，很普通的那种，店面不到50平米。但王小毛的门头做得很大气，叫“聚鞋庄”。王小毛很敬业，早上7点就开门，晚上9点才关门。当然了，这说的是夏天，冬天里开门是8点，关门也是8点。

王小毛这么敬业，他的成绩怎么样呢？听听李橘红的话就知道了。李橘红说，开门早有什么用，关门迟又有什么用，要卖下钱才是本事。王小毛没有本事，他做生意没有李橘红做得好，和顾客不会讨价还价，三句话没说完，就说，最低多少钱，不要就算了。王小毛卖的钱没有李橘红多，就只有做些苦力活，比如开门，比如关门，比如做饭，比如洗衣……比如进货。王小毛做了这些男人女人做的活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还是来听李橘红说，你哪像个男人，男人是要养家的，想想看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你都给家里做了什么？挣不下钱，光花钱，出了一本烂书就花了我近六千，买了个破电脑就花了我七八千，买个照相机就是两千……光想着出你妈的名，你出的名呢？李橘红是王小毛的老婆，她有资格这么说王小毛。

王小毛说，我不是男人行了吧？我让你养活着行了吧？王小毛说这话的时候，心情坏到了极点。坏到极点的王小毛口袋里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起来。王小毛接了，是副刊老总的，他说，王小毛，你那篇稿子就要编排了，我写的“编后”放在你的博客里，请你看后把意见反馈给我。王小毛看看时间已是夜里十点多，就穿了裤子下床。李橘红说，干啥？王小毛说，去网吧（李橘红把家里的宽带拆了）。李橘红说，正事没你，闲事你扑得欢！王小毛不管李橘红的讽刺挖苦出了门。王小毛很快从和老婆争吵的不快中挣扎出来，想想就要发表的小说，他的心情好多了。这是王小毛写稿子以来编辑第一次约稿，也是主编第一次写“编后”，也是第一次郑重地放在头版。只有在写小说，发表小说，和编辑、文友谈论小说时王小毛才能找到自己。



王小毛写稿子是在一觉醒来，也就是凌晨两三点的样子。王小毛不敢奢望占用做生意的时间。王小毛要在老婆不生气的前提下才能干自己喜欢的事。王小毛知道如果惹老婆生气了，他什么也干不成。有时候，王小毛就想，等我写出名了，等我成作家了，也许老婆就不生气了。

王小毛果然就成作家了。

王小毛的作品数量和质量引起了县里、市里文联的注意，推荐上去，省作协就吸收他为作协会员。王小毛拿着红本本，脸也被映红了。王小毛把红本本在李橘红面前一晃，说，我是作家了！李橘红看也没看，说了一句——作家是个鸟！一篇文章的稿费还不及我两双鞋的收入。李橘红紧接着说了一句，孩子快放学了，去做饭。

王小毛在烟熏火燎的厨房里悲哀地想，作家是个什么鸟？王小毛做饭时想，吃饭时想，卖鞋时想，晚上回家睡在床上还在想。王小毛没有想透，就问老婆，作家是个什么鸟？半天没见回应，王小毛转过身见老婆已经睡着了。



※ 感谢蚊子 ※

馋娃现在不叫馋娃了，叫单凹，音同字不同，写起来很简单、很文学、很有档次的名字。但他仍然记得他叫馋娃时那一记耳光，这个耳光像三伏天的一声炸雷，震得他二十年来都不得安宁。尤其是现在，那个给他一记响亮耳光的人就在他手下干事。看着这个昔日比自己优秀、给了自己一记耳光，并且是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，当着他暗恋的贺婷婷的面，单凹的心就更是疼得难受。

二十多年前，馋娃在老家农村上初中，因为离家近二十里，他就在学校上灶了。馋娃的饭永远是苞谷糊汤和从家里拿来的酸菜，也永远是“初三（3）张馋馋三两……”不这样不行啊，馋娃家里穷，两个姐姐没上到五年级就回家割草喂猪了，大哥快三十了还没娶下媳妇。馋娃就是在同学们的嘲笑中走进教室的。教室里已经有七八个男生，四五个女生扎成两个堆儿边吃饭边聊天。看见馋娃进来，金宝端着崭新的搪瓷碗站起来，哇，又是初三（3）张馋馋三两啊！馋娃从家里拿不来馒头，不管是黑馍还是黄蕃馍，永远没有。他就只有吃三两了，别的同学吃的是二两。馋娃红了脸，低了头，独自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吃饭。馋娃没有想到的是金宝在和那几个同学叽咕了一阵后，走过来，猛地在他左脸上拍了一巴掌，这一巴掌很响亮，似乎把教室的屋顶都要掀翻了。

馋娃眼冒金星，他看见贺婷婷嘴角的笑，那笑更刺伤了他脆弱的心。馋娃红了眼，要把手中的饭碗扣到金宝的头上时，金宝却堆起笑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看见你脸上有一只苍蝇，原来是一个黑痣啊……

面对屈辱，面对嘲笑，馋娃唯一能做的就是废寝忘食地学习。

三年后，馋娃终于考上了大学，跳出了农门。当馋娃重新回到洛州时，他的名字已经摔掉了土得掉渣的俗气，而是文雅的有些拗口了。在每一张开出的罚款票据上，“单凹”两个字龙飞凤舞，充满了张扬和霸气。



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说到我们的主人公便要叫“单凹”了。单凹遇到金宝是在一个阳光把人烤得流油的中午。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，穿着制服的单凹站在摆地摊的金宝面前时，他们两人一时间都愣住了，他们没有想到二十年来没有见面，见面竟然是这样的情形，和二十年前的身份相比简直是倒了个儿。金宝认出站在面前穿制服，拿罚款收据的是馋娃后，忙从身上掏烟，单凹已经从惊愕中恢复常态，他装做不认识金宝了，板起面孔说，交罚款吧，十元。金宝掏烟的手僵在了口袋边。单凹又一次严厉地说，交罚款吧。

看着饭桌上显然没有食欲的单凹，贺婷婷说，你今天怎么了？病了？单凹说，我遇到金宝了。哪个金宝？就是我们上初中时那个金宝啊。他爸是公社革委会主任的。贺婷婷就笑，怎么？又想起那一耳光了？单凹叹了一口气，说，本来就没忘记，这下又想起来了。这顿饭就吃得没滋没味。更要命的是从那天以后单凹是茶饭不思，夜不能寐。贺婷婷说，去看医生吧。单凹说我没病。

单凹不想见金宝，可又不得不见。金宝好像和他拗上了，专在他管辖的地盘上摆摊，也不再做给他掏烟的动作，老远看见单凹来了，就从手里抽出一张十元的票子准备好了给他。看着金宝眼里轻蔑的目光，单凹很不得撕一百张罚款收据丢给金宝，遗憾的是他只有十元的最高罚款权限。

睡在贺婷婷身边，单凹想象着用巴掌在金宝脸上猛抽一下的快感。这个有快感的梦没做多久，金宝就在他的辖区租门面开了一家门市部。款是不能再罚了——就连这一点点的优越感也被剥夺了，单凹想到一记耳光之耻没有雪洗的机会心里就痒痒的。贺婷婷说，算了，不就是一记耳光吗，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。再说，我这个你当年暗恋的对象不是也睡在你身边了吗？单凹说，那不一样，如果他现在是我的领导，或者是大款那就另当别论了，关键是他现在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是的人凭什么打我那么响亮的一记耳光？况且是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，当着我暗恋的女生的面……

日子还是这样过着，单凹按部就班地干他的工作，金宝早出晚归地做他的生意。两个人见面了不冷不热地打个招呼。单凹还在夜里做抽金宝耳光的梦，但只是梦而已。就在单凹以为他今生都没有雪洗一记耳光之耻时，机会却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。已经做了阔太太的当年班花提议，“五一”节那晚，在洛州城生活的同学搞一次聚会。就在这次聚会上，单凹和金宝竟然阴差阳错地坐在了一起，竟然是邻座。酒至半酣，单凹忽然觉到报仇、雪耻的机会

来了，他斟满自己和金宝面前的酒盅，站起来冲金宝说，来，咱哥俩干一杯！这杯酒刚下肚，单凹猛地在金宝脸上抽了一个耳光，这个耳光很响亮，雅间里两个桌子上的人都把眼光瞅过来。

单凹张开手掌给大家看，没什么没什么。我帮金宝打死了一只蚊子。

单凹细皮嫩肉的掌心里有一个黑点，谁也看不清那是不是蚊子，但夏天的夜里是该有蚊子的吧。人们只看到单凹的脸在橘黄色的灯光下红光满面。

